

集部

吳文正集卷五十四

元 吳澄 撰

題跋

題程侍御遠齋記後

集賢學士程公十年于朝日近清光而親舍迺數千里今以行臺侍御史得旨南還庶幾便養而回望闕庭又二千里外日以近者人子之樂日以遠者人臣之憂此

遠齊所為作也夫忠臣孝子之惓惓于君親者豈以朝夕左右為樂然亦難乎兩全矣子之愛親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無所逃于天地間惟其所在而致其道豈以遠近間哉余既從公觀光上國又將從公而南與公同其樂而不同其憂者思有以紓光之憂焉為是言也或曰近多懼遠多譽人所樂而公憂之何也之言也讀易而未知易之所以易何足以知公之心

題李赤傳後

宗元之傅李赤善矣王韋之門非大厠溷歟過者掩鼻而宗元出入陽陽則固視猶鈞天清都也奇袞之與齒少自好者羞之而將倚之以興堯舜之道非以厠鬼為殊麗而妻之者邪其友之號而捄者蓋有矣而宗元不悟竟以殛死死且不悟易曰迷復凶于赤尚何罪哉

題朱文公武夷棹歌遺墨

朱子早年肆其餘力于詩章字畫甚雄偉不凡而晚乃若不暇為武夷棹歌年五十有五時作吾詹叔厚父得

遺墨寶藏之夫詩章字畫妙一世固人所共愛而朱子片言隻字流落人間而人之愛之也又豈直為詞翰之工而已哉萬世之後有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而余于其詩與字也夫何言

題術士彭時觀贈言後

相地相人二術一術也並隸形法家占筮以推吉凶則蓍龜五行之支與流裔耳漢儒序數術為六種而彭生涉其三吁何其多能哉彼儒而不通天地人者何如耶

跋樊教諭六峯

六峯臨卭山名邑校先生樊君墳墓所依也君去蜀四十年墳墓在萬里而遂以六峯偏之寓屋以示不忘孝子慈孫之心也吾求所以藏吾親體魄者猶未獲而君悠然六峯之思烏乎吾目中亦安得見如六峯者哉

跋吳適可先世誥歷

吳守正適可持其先世誥歷示余曰某之高祖紹興登科初授廸功尉臨桂再授從事令通城官至正郎典郡

而終曽祖受澤為總領所屬官祖貢禮部始由臨川遷樂安父業進士教生徒至某益貧困而懼世緒之殞家藏臨桂誥身僅存至兵寇流離之際身與之俱罔敢失也一日至豐城棲眠有宗人名演字慶長就其行橐中索廸功誥一視因言往年有以從事誥并印歷質錢于先大父者惻然久之曰固君家物歟取歷歸于某某再拜受與初誥並藏之惟謹烏乎適可賢矣慶長又賢也雖然為人子孫于先世遺物何莫非所當保受此身亦

其所遺也而視他物為尤重適可棲棲旅泊衣食無所于給卒不易業猶以文墨議論奔走士友間不諂不屈不為一毫非僻以辱其身忝其先則適可之所以賢于人蓋在此而不在彼也

跋胡剛簡公奏藁

宋三百年權姦之誤國亡國者五初亡以蔡後亡以賈開禧之敗去亡無幾紹興寶慶雖未有亡國之禍然挾敵勢貪天功誣上行私使不得盡為臣為子為弟之道

則二凶之惡殆浮于三凶當是時以小臣而敢于言國家之大事以扶天地之常經者廬陵二胡公也忠簡忠憤激烈驚悚一世剛簡援引故實敷陳倫理明白懇切而不危辭又不牴悟時宰而貽書以感動之忠簡之言似簡誼剛簡之言似陸贄二公知愛君而不敢愛其身一也夫人臣之告君冀其悟爾豈欲觸其怒哉夫子之請討陳恒也所以告其君大夫嚴正而不迫如此後之忠君徇國者其尚有味于吾言

題樊教諭齋名六峯

教諭樊君墳墓在臨卭六峯之下去蜀來南寓臨川乃以六峯名其齋居之室蓋以故鄉不可歸識墳墓常在目其意豈不悲哉君昔以辟亂出時也故鄉淪落于異國終其身無復有首丘之望豈料天下為一家也今則東西南北舟車無所不通君歸故鄉易易耳而未之能者貧故也觀君之所以名齋雖夢寐罔嘗不在先人丘隴之側然轉徙艱難年踰六十無五畝之宅百畝之田

以養其生栖栖邑學椽苟升合之禄以畜其妻子且不給詎能裹糧徒步萬里而一省其松楸哉此其所以益重無涯之悲也世之仕者或生中州絶漠足涉大江南養生之具取諸寄種種便利則依依留戀市肥田美宅老子長孫于荆楚視其所自生之處如棄敝屣生者是利死者何知焉人生天地間孰無所本始哉墳墓之思一也或欲歸而不能或能歸而不欲其心之厚薄何如也

跋黄則陽藏烏樸齋石壁詩

黄則陽出示為其大父所賦石壁詩永題跋于人是欲揚先世之美于無窮也孝子慈孫之用心遠矣去之千載而其言立是為有以稱君之心也夫

題余震伯撰父行述後

予觀分寧余震伯撰其父貢士君行述凡二十條且以四方之能言者繫其後仁人孝子之心哉夫以貢士君之德宜有立而潛于時今而猶可以不朽子之言立也

雖然若是而已乎葢將進乎是立如之何以身不以言也身立則名揚而親顯矣震伯之所以厚于其親者庸有既耶

跋吳瑞叔藏舅氏墨帖

吳瑞叔父祖以上占籍臨川而母家在豫章其舅前進士魏君書山谷與外甥洪駒父帖遺之世謂山谷詩人耳此帖所言曰本以孝友忠信曰養以敦厚醇粹曰立身行道以事親曰寡慾寡言以進德曰思不如舜禹顔

淵曰一日克己天下歸仁克是言也詩人乎哉惜騶父所到三未有以副其舅之所期也魏君謂瑞叔因是有省他日豈止騶父而已此意厚甚瑞叔勉之毋俾後之議者如今之議騶父焉則非徒舅家之光抑亦吾宗家之幸也瑞叔勉之

題郭友仁佩觽集

書契代結繩以來歷幾千年而有郭氏佩觽蓋許慎之忠臣徐鍇之益友書契代結繩以來有郭氏佩鑴豈其

家之傳器耶然前之觿有其名無其器而猶有所解也後之觿有其名無其器而亦無所解焉不惟無所解也人之解其所以解者方且累數萬言而未已何哉吁有所解而解人將以一智智衆愚無所解而解于人乃以一智愚衆智二郭之佩觿孰優曰後出者巧

跋蕭寺丞書梅山扁銘後

先漢梅子真尉南昌後漢欒叔元守九江聲迹所曁人至于今祠之為仙有山焉曰巴山或謂以叔元之名名

之也有山焉曰梅山其亦以子真之氏氏之歟梅山有聶氏居其下清江蕭寺丞山則為書二大字以貽聶洪父洪父卒授其從子詠夫寺丞公又為作銘詠夫卒乃還畀洪父之孫方春洪父耆儒也詠夫詩人也方春年少而才俊賢藏前代鉅公之字與文于茲三世矣雖然字以人重文以人重地亦以人而重也字之重文之重重在彼地之重重在此方春其思所以重其地者哉故吾舉子真以告庶幾聞其風而興起焉

跋誠齋楊先生學箴

昔人忘言處可到不可會還須心眼親未許一理蓋詞章特其餘君已得其最當知鄒魯傳有在文字外此南軒先生贈誠齋先生詩也觀誠齋為陳氏作學箴其言如此則其忠于告人也尤厚于為已賢矣哉屏山曾君陳之自出得墨蹟于舅家以遺其子其子志順篤于學夫苟因鄉先賢之訓而有發焉雖遠紹先聖之緒以無墜其世可也是豈在言語文字間哉他日當驗之于一

唯之時

書秋山歲藳後

壬寅四月既望于龍溪康氏梅花吟院觀秋山翁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歲藳畢翁云鳴吾天籟發吾天趣若局局于體格屑屑于字句以爭新奇則晚唐詩也非吾詩也知翁此言乃可觀翁之詩昔衛武公年九十五而作抑戒編詩者附之大雅翁今七十八矣至武公之年猶及見其大雅之作

題羅縣尉遺事後

羅君士廸辭華足以擢高科才具足以仕邉郡夫文士之于同業也每忌之而輕心生焉武帥之異于已也每惡之而慢心生焉能使所同者心服而不敢輕所異者心敬而不敢慢非果有以見于人其何能致是惜哉時命之不偶而死于盜莖不偹禮墓石未樹其子臨抱此戚不可解于心切切然圖其不朽孝矣夫予未及識之而詒吾書頗及當世葢亦有辭有才者士廸為不忘矣

臨也尚思所以成行立名其顯其親也哉士廸諱惠孺吉州永豐人戊辰進士及第任武昌節度推官䕫湖鎮撫司湖北制置司幹辦公事所事參政高公達也乙亥棄官歸隱居十年死之時五十有餘

題彭澤尉廨後讀書巖亭記碑陰

人子不能行三年之喪久矣俗頽禮廢之餘廣平原闕之孝聞朝廷旌其門而援以官歷三任為江州彭澤尉尉廨後怪石數十其間有巖舊傳宋時縣尉

石振興宗教三子讀書其下豫章黄太史為書讀書巖三字境固奇勝因山谷字益重名士大夫多遊焉石刻姓名具存率漫滅不可識後二百餘年仲寛實來芟剔蕪穢拂拭苔蘚巖前夷地廣輪二丈許可列坐作六角亭于外賦詩以落其成翰林侍讀學士王公德淵記之大德六年余如京師九月朔舟過彭澤宿水驛初識仲寛遂至尉廨觀所謂巖亭盤桓而不忍去夫今之居官者務在刀筆筐篋而已仲寛昔為人子而親于親今為

人父而知教子讀書之為美想慕前修表顯為遺迹以示不朽蓋有本者如是其可以為良臣可以為廉吏可以為字牧之賢父母也宜哉

題孔居曾侍圖

古者跪坐席地夫子如今僧人坐曾子如今俗人坐各踞高榻固古然歟雖然此跡爾觀者得其心可也相對儼若非一貫曰唯授受時耶

題張仲默夢元遺山授詩法圖

張君未覺乃夢既夢乃覺恨我不識遺山翁耳

題董氏家傳世譜後

稾城董氏家傳元明善撰世譜虞集撰傳詳核譜簡明吳澄曰董氏世將也而昌有以哉孝友于家忠于國仁于民始也啟之後也報之天也抑有人焉語云成難登天覆易燎毛子子孫孫如萬石君世祀宜矣

題高縣丞去官詩卷

高文琬官于吾撫者再久聞其廉且賢由撫而丞南城

南城之民去思如此則余所聞猶信

題香遠亭記後

騷人以香草比君子獨芙蓉荷一品華葉並取非他品可題至舂陵翁命名君子遂專美焉騷所列衆芳悉不得與夫蘭蕙茝若薜荔蘺蘼荃菊桂椒胡繩棍車杜衡留夷可以纕可以幃可以服媚俱有香也微風徐動達于數千里外而益清諸品有之乎曰無然則香固可愛香之遠者尤可愛君子孰不有德而出類者難也鄉使千

五百歲而后舂陵翁生憲僉趙侯君子人也名亭以尚友豈志乎近者所能哉持憲事能洗冤澤物蓋公之餘用云

玄玄贅藳跋

玄玄贅藳吳君信中詩也平山翁引曰復所以遡贅而返玄且曰一非贅玄而又玄斯贅吁玄又玄玄祖實云是可贅乎夫玄而玄雖贅不贅也不然雖不贅贅也芸芸並作必觀其復君于祖教熟之而猶以藳授命謂余

試出其贅以入于玄玄謝非玄聖奚敢君師吾里空山翁平山翁翁友也師友固自成一家言二翁俱往矣弗獲與語以大契于玄同玄玄豈贅邪復可也復有二歛衆妙而一玄玄祖道經所云也散一玄而衆妙玄聖易傳所云也二而一者也君跡玄祖而心玄聖其不違是哉

題西齋倡和後

宗弟此民教授待選留京師張野夫修撰賓而師之野

夫家世文儒詩詞清麗固風塵表物暇日主賓吟詠多至累百蓋其意氣相似才力相當雲翩川鮮不足以喻甚適是以無倡而不和也余在京師時察其交道與苟合强同者遼絶賓之忠直主之愛敬始終如一而不渝此民得官南還依依而不忍别追録主賓倡和之什猶存五十餘篇野夫為之引惻然興風俗日衰師友道缺之嘆嗚呼遠矣古之吟詠所以厚倫而美化言辭聲音云乎哉凡今之交有如二君者乎余將進之宵雅伐木

不廢谷風可無作也

題茅亭詩後

關中白君君舉工詩余未獲覩其全有人為余誦一二巧妙穠麗錯諸吳楚歌謠中幾莫可辨蓋無復有古秦人之風風俗與化移易詎不信然然君舉嘗似中朝以直道不容退居頻山之南渭水之北結茅為亭朝夕其間若將終身焉及再出而勞郡縣之職則又能廉能勤能强力能堅忍能不憚驅馳畧無絲毫驕惰罷輭意真

秦之人哉非是人孰可居是亭者嗚呼余讀國風至秦每一章必三復或至流涕其慕秦也秦故周也畢原原上翁不作夢久矣何當從君茅亭入紫芝深谷問園黄綺用精爽今何如耶

題曾母墓銘後

故朝諸大夫監察御史東軒曾公之季子巽申與予之子家同年生生十有七年已教諭樂安縣學予見其少有老器驚異歎羡其後每見則學與年俱進如春山之

木當路嘉其文行屢薦之浸浸向用矣前應奉翰林文字陳郡閻宏為其母丁氏撰誌銘予讀之又知是子之才且賢也由母訓而然嘻孟子亞聖以有母故人稱孟母至于今以有子故吳申若希孟子是使其母為孟母也孝孰大焉勗哉

同知英德州熊侯墓誌後跋

英德熊侯沈毅重厚其施于時者八年教育之德其垂于世者六傳編纂之功若廣東一道若英德一州俱未

獲展布而以憂以疾去昔也豈天固靳之而留以遺後歟內翰修史盧公之叙事約而周蔚而覈無飾美無蔓辭可謂不愧幽明矣埴衰絰走數千里而得此庶其恔于心乎填真孝子哉

九臯聲䟦

鶴鳴于九臯其聲上聞于天然猶未離乎人間也倘與飛仙相頡頏于九霄而其聲聞于天下九霄之聲又有超于九臯之聲者康翁詩挾仙氣非人間所得留顧洸

耳以聽其一鳴

沔陽尹氏家世跋

自昔荆楚多奇才劍客其氣勁其才可用異于江以南之俗沔陽尹氏避地南遷初寓豫章之吳城鎮繼而居臨川城中居士君年老愛仙佛言不肯阿隨其子仲富善談辨優幹略有排難解紛之長浮湛州縣從事幾三十年同時自京襄南來者或至顯官俱其親故也而尹氏獨安其分無攀援嗜進之想噫茲其所以為荆楚之

人與仲富字伯壽其子孫日蕃衍云

題徐雲韶雙喜

翾翾㖼㖼或申或卷惟蟲能天任其自然而無所憂也既無所憂何者非喜

題臥龍圖

謂其臥與則已見矣謂其見矣則非龍也雖然能大能小能有能無蓋不可測而可盡予斯翁可作吾將問諸

跋熊君佐詩

豫章熊君佐嗜好雅淡能自蜕于一切世味之中是以詩似其人若草木生天香若花晝春容瘦不事雕琢而近自然細評今古難為別則余亦不能窺其何如也

跋聱齋集

清江楊氏名其讀書之齋曰聱猶元次山自稱聱叟云爾其詩詞甚清淳其為逃禪翁之諸孫文學君之令子真可謂不隤其家聲以名齋之名名集表斯集為斯人所作也非有意義而人人因其名以序其文曰聱曰不

聵曰聵而不聵曰不聵而聵或曰聵于俗或曰聵于命累十百言反覆繚繞而聵之一字不舍置噫是豈所以評詩詞也哉然則作者本為明順之辭而序之未免頗僻之見聵者其誰乎

皮昭德北遊雜詠跋

秦蜀詩非秦蜀以前詩夔峽詩非夔峽以前詩昔之詩人則然清江皮昭德少學詩得老杜句法前作固多佳大德十年秋如京明年憂南還有北遊雜詠一編視前

作適超葢詩境詩物變眼識心識變詩與之俱變也宜

非素用意于詩者何能因外而有得于內若此哉計其

一往一來半載間爾往而過呂梁洪也曰豈知極深畜

巇險莫倚波面如鏡平還而過徐州洪也曰洪中平無

濤不見湍石激觀乎此不但詩進而學亦進矣

吳文正集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文正集 卷五十五至五十八

御史臣邱文愷覆勘

武英殿纂修編修臣吳鼎雯

吳文正集卷五十五

元　吳澄　撰

題跋

題厲直之行卷

以孝為行以温柔篤厚為詩則遠之事君授之政而使於四方何施而不可哉

題吳節婦傳後

余每愛東平李公之文事覈而辭達不藉難識之字難讀之句為艱深蓋庶乎可進於古之作者其序晉城王氏節孝始末言矣人知吳吳為節婦寧為孝子者公之文也嗚呼好德之心人人所同茍可以厚人倫裨世教君子尤拳拳焉善善所以示勸惡惡所以示戒施之於政託之於言其功一也王氏一門之令德如此為政者未能旌表以厲當時則立言者為之紀述以厲後世曷可以已乎抑聞令德之家有餘慶起宗節者之孫孝者之

子尚思樹立以光其先德哉

題廬陵公楊邳徐沛鄆保樓桑涿鹿八詩

三閭大夫既放逐知宗國之必為秦所有感觸憤悶而有聲盡其辭而後死讀者至今悲焉然其時郢尚無恙也若廬陵公北行之作於古今廢興存亡之際痛慨如割殆與麥秀松栢之歌齊其哀此時此情為何如又豈三閭可同日語哉德庸得此卷於燕之館伴者讀之欲不作蒯生癈書狀其能乎

題瓶城軒後記

余有守瓶防城法即孟子養氣持志之學夫子之欲無言與無意則其究也他日坐瓶城軒中相視默會此解

題劉中丞事蹟後

故御史中丞劉公剛正聞天下鬼神所畏也自古邪正不相容如水火彼兇邪稔惡自知不為正人所喜公未深嫉彼彼已深忌公意誣搆擠陷公以至於死或謂公之死傷勇嗚呼此鄙夫貪生惜死不顧羞耻者之言也

以耳目重臣無罪而被逮問浮雲蔽日如此豈善類可望生全之時耶使公不死忍恥以對獄吏奚翅理色辭命之辱假而得生亦臧獲婢妾苟免者所為耳若公臨絕之音豈不毅然大丈夫哉人孰不惡死不曰所惡有甚於死乎公之所以寧死而不辱也公死之明年余至金陵所聞與今霍侯所記合公嘗持憲江西有遺愛其後識公於吏部尚書出使時讀此卷抆淚而書其左

書胡氏隱几堂

胡璉器之築一室隱几於其中噫子知南郭子綦之喪我乎不知誰是我復以何為几彼無可隱此無庸隱我之外有几為隱之之具几之外有室為隱之之所我我相形將不勝其多我矣是豈今之隱几者哉無我焉用几無几焉用室然則如之何曰室之用在無有謂余不信請質子綦

跋晦庵先生禮書

偽學之禁嚴甚而拳拳禮書弗置彼李斯之師固曰禮

者僞也

跋魚圖

荷枯水冷萬意俱秋而圉圉洋洋從容自得如此知此樂者其誰乎

跋黄寺簿與婐氏帖 黄帖附

吾儕我輩娶婦則但願能承宗事敬禮其上而慈撫其下家道既昌莫大之利不然雖堆金積玉百兩盈門何有於我哉嫁女則但願往之

此帖僅存半紙吾里寺薄黄先生之門子將成婚禮時以與媒氏程子建其言娶婦嫁女豈特一家一時事端可為天下後世家範所言内外上下尤足見先生家道之懿黄氏子孫多賢而家方昌豈偶然哉

題楊開先講義後

為文辭敷演經意誦之於稠人廣坐之中而使之聽謂之講義葢自宋末始盛前無有也余未暇論其有益與否而不能不於其辭有慨焉夫子嘗云辭達而已矣夫

以精深之義理而託之於辭以暢之雖甚善於言難必其不粗淺也况遣辭而不足以達昔人精深之意則昔之昭昭於今而昏昏奚可哉余讀建安楊開先講篇明白諄複無滯辭無昧意說經不得已而用此法若是者余其可無慨也夫

題詹慶瑞詩後

詹慶瑞以環中名其詩夫莊子邵子所謂環中者茍真有會焉真有得焉則詩可無也慶瑞蓋不溺於俗學余

故爲之言

跋石鼓歌後

凡古器物古有之而後不復見者比比古未之見而後忽有焉者往往可疑六一公謂石鼓可疑者三余嘗至燕都孔廟南草莽間手撫遺迹踟蹰久之今又見此刻文裝褙甚整附昌黎東坡二詩于後余於是而深敬宗茂之好古也宗茂多蓄古人墨蹟名畫而家無錙兩貲處之裕如吁是豈可爲俗子道哉

題謝德和詩後

盱江謝德和以儒試吏剛廉明敏持憲者固寵嘉之其詩如利刃健斧所向直前不識盤根錯節磊磊落落無絲毫伈伈俔視意觀此又可以知其政云

題歐陽世譜後

文忠公撰歐陽氏世譜載在文集行於天下如揭日月人所共見公之子孫留潁而二百年後永豐之裔以此石本示余余何人余何人敢贊一辭哉噫歐陽受氏以

來歷周秦漢晉隋唐至公譜之始大顯復有如公者出當有續譜行世歐陽氏子孫勉之授余譜者惟梅山人吉翁也

題撫州陳教授東山卷

上饒陳君隱居東山之下既出而仕矣廣平李文都書東山二大字以贈之官必挾以自隨是其志未嘗一日不在東山也夫伊尹之於莘呂望之於渭諸葛之於南陽茍不遇湯文王劉玄德則終其身而已偶逢其時行

其道而豈有心於仕哉陳君雨食學官之禄而閑散樸野之趣翛然猶如東山時其仕也葢非世之徇物忘已者比處則負重望出則致大用謝安石之東山如此文郁之贈有以哉文郁僉江東憲事五年代者不至自免去耕牧大江之北其交也不苟觀其所與可知其人而不待以他事徵也

跋牧樵子花卉

人與丕飛草木之屬貌像姿態萬之又萬莫可勝窮而

無一同者畫史乃能以筆擬之清江收樵子寄予卉實四小幅遠視真以為宰物所生也充齋皮公稱其傳神之筆如化工且得相人之妙若鄭圃君子見之當亦心醉夫生物之巧自己出而别其所生貴賤壽夭賢不肖何如易易事爾然予嘗命畫者畫予輙閣筆命相者相予輙緘口或強作終不似強言終不應何也物之生曲盡其巧獨予之醜惡無物可比蓋大巧所外則畫者之手相者之目無所施其法也宜抑又安知予疇昔所遇

未有如牧樵其人者乎何時於清江之上聽牛背之笛和谷口之歌以予示之

題牧樵子花木

宋代經學公是先生為天下第一南渡後作古文艮齋先生為天下第一下至曲藝微巧如逃禪翁之梅亦然更數十年牧樵子花木當與逃禪翁梅同價何清江才人之多歟

跋牧樵子鵪鶉

往年冬在京師日以此充旅食之羞今得此十數把玩於手活動如生其悅吾目有甚於悅吾口者

跋黃祖德廬山行卷

左湖右江界截地脉其氣盤欝無所復之聳拔突起而成至高至大之山此廬阜所以為江右第一其峯嶺泉石之奇晨日陰晴之變日光月華雲情雨態煙霏霧靄譎怪萬狀固宜為仙聖所巢梵釋所都神靈之奥宅兕物之幽棲而供高人勝士之遊者也余甞東沿彭蠡一西

遡大江舟過其下思一造其間以極超絶偉特之觀荏苒二十餘年此志竟未遂也而浮山黄祖德一旦先之行卷紀遊覽次第及唱酬題詠數十篇蓋有此遐趣有此妙筆然後能追白蘇之迹於既往悠然心與境遇目與心遇累累至前而誰與領會誰與發揮古今遊者不一而能若是遊者幾何人哉附記所見塵間遺蹟所聞方外異談一一皆可喜可愕之事余雖不獲從祖德後已若在此山中矣雖然非足履身歷終與親見親聞者

迴隅余將必遂初志先至先知者能為之道乎祖德曰諾敬題卷左以訂後遊之約

題四清堂散人家乘後

大德九年六月八日癸未居士易君伯壽甫卒余既哭而退越三月其門人醫學教諭鄧焱為其孫濤來言濤將以十有一月十有七日己未葬父於長安鄉福祚里之墓背父平生大槩有自述家乘在先世名諱辱先生代書之卒葬月日不可不補記也濤斬焉衰絰中不能

踵門敢因内兄焱以請余惟邑之耆舊獨居士君暨制參李進野翁俱生嘉定辛巳衣冠儀狀如商山老人間暇過從自樂所樂蓋雖在世而實遺世制參卒之年余留京不及哭今哭居士焉嗚呼耆舊盡矣居士德稱其齒八十有五無疾而逝允好德考終命者

跋汪如松詩

汪如松詩喜淡而於花獨愛梅此趣高甚養吾李君所摘五聯已得之集内哭碧梧哭文山哭疊山訪李養吾

四題能效老杜八哀體作四哀四篇又當照耀千古

題沛公踞洗圖

古今率謂高帝嫚誠有之觀其師子房將韓信相蕭何亦嘗嫚乎無也然則此畫得其嫚士之一短耳其知人之長誰其畫之

跋樂氏族譜

撫州登科記宋初自樂氏始少保公十八世孫淵咸淳末與余同薦名于禮部嗚呼古人以興國咸休為期今

時代已革而欒氏子孫福澤猶未艾所謂盛德必百世祀詎不信然

題金谿吳節婦黄氏訓子詩後

金谿新田前貢士吳君叔可甫第三子泰發之婦黄氏年二十七而其夫遠賈溺死黄氏守共姜之誓長其二子一女俾有室有家年且五十矣作教子詩三十韻以勗其子曁從子辭義蔚然不忝曹大家節操文學兼有難已其從孫綬録以示予予嘉嘆焉予仲子袞之婦亦

生於至元壬午及至大巳酉余子袁時有孫男一孫女二少者才二歲今各嫁娶畢此婦與黄氏婦德頗同但不能文爾

跋曾翰改名說

乙卯進士李路戊午進士李岳往年從予遊病其名之不雅馴予為更令名更名後二人各登進士科或以為所更之名吉予曰不然士之遇於何年也葢前定名之當為何名也亦然定皆天也觀豫章熊先生夢中為其

門人曾仲巽更名曰翰其事甚神斯殆未來之先兆形見於夢者爾仲巽用所更之名應舉庚申初試未驗癸亥再試卒驗熊於夢中更仲巽之名予於覺時更二李之名夢猶覺也覺亦夢也其名之前定久矣非熊與予之所能更也借人之口以發天之機也仲巽名在泰定甲子進士第三人既與熊之所夢所說符矣他日悉如熊之所期固仲巽分內事也熊以仲巽與貢之年五月逝惜哉不及見其夢其說之驗云進士唱名竟吳楨識

跋王令有人耕緑野無犬吠花村圖

金谿令王侯才卿慈祥和粹十年乃得代邑之士奉此圖以贈别有人耕緑野無犬吠花村何謂也謂田野闢盜賊息于以見侯之德云爾侯繇金谿宰龍泉四年恵愛如金谿繇龍泉宰崇仁不數月羅無妄之禍而去何崇仁之民獨不得如金谿之民哉

題郴令德政碑後

大德六年秋予過金陵人稱御史之才必以盧龍郴公

子明為最聞于天朝特陞五品僉江西憲事按治所及姦貪悉無所容二十年來攬轡澄清之人鮮或有是十年冬予至豫章初識公公前令樂壽時廉明敏惠靡政不舉民愛之如父母既去而有去思之碑前代御史之官多自親民而選匪獨國朝為然益以其諳下清周庶務謹密詳審而非徒擊搏苛察之為能是以賢邑令即才御史也公於前之撫字也可愛如彼於後之司臬也可畏如此夫威奸貪所以慈吾民其心一而已矣誰謂

今之可畏非昔之可愛者哉

跋曽氏墨蹟

吾鄉文物之盛無踰曽氏一門者南豐兄弟之後有艇齋景建焉艇齋之閑孫廣賢袖示先世墨蹟讀竟為之暢然噫樂其所樂憂其所憂安得復見斯人也哉

題斗酒集

古豐城有寶劒焉沈欝地中其氣上衝于天光怪四達至發泄變化乃已地之靈鍾而為人人之未用世猶劒

之未出土也故近年往往多能詩之人人人負斗酒百篇之氣亦其沉鬱於下而光怪之不能自掩者方將百篇百篇而復百篇然則何時已耶其必遇有識者取去進之相國則此光怪陸離於華蟲黼黻之間其不鏗戛而和璜琚珩瑀之音乎

跋吳昭德詩

萬松吳昭德奔走宦途萬里如咫尺歷落未遇夫必於進入者文辭婉軟嫵媚巧佞如脂如韋困於時命者志

氣雕喪沮抑摧折如枯如萎而貽德不然其堅心勁氣飽經風霜冰雪而顔色自如真有似於松也故其詩象之仿古作序記趍時為駢儷亦皆可觀不以其身之未昌而其言與之俱余以是而知其中之所有得未見其言之昌如此而身有不昌者也貽德名德貽番易人蓋番君之苗裔云

題李縉翁雜藳

往年余見李縉翁詩而未見其文也今見之而驚驚而

喜喜而懼何喜喜若人之有斯作也何懼懼時人之莫之好也噫唐宋六百年間雄才善學之士山積能者乚人而已不其難乎近年人人奮筆不讓文若甚易何哉然其最不過步驟葉氏孰有肯闖乚家門戶者余安得不為繒翁喜而大音未必諧於里耳則亦不敢知也余竊有問子於何處得之答曰喜讀大蘇文夫如是宜其然也雖然勿矜其實勿恃其光益溉其根益加其膏如斯而已矣

題峽猿圖

遷客羇人偶經是處忽聞哀啼一聲不覺心碎淚下殊無今兹展卷把玩之樂境一也而哀樂異何哉真幻異也雖然何者非幻

題李晉春疏頭後

廬陵李家春少喜讀坡文其文甚似之而未有知之者世無歐陽公則已若有終必知之坡初出蜀時家貧無貲老泉公自作書請于當路竟賴其力以達京師而成

其名今皆春之兆行也貧尤甚老且孤矣豈復有能為請於當路者當路乃能代為之請於好義之家此又坡所未嘗有也是行必有遇矣其達於京師而成名也可數日以俟余願諸君子有以速其行也

十公遺墨跋

周趙楊朱吕陳崔十公十四帖楊子真羅子行家所藏今廬陵王氏得之嗚呼宋季名流斯其極矣寶之者豈以其翰墨哉若人之器業若人之學術若人之風節不

可得而見此馬爲之三復而歔欷

題野航謝公遺墨後

玉溪謝從一父以其族父野航公元日詞一首除日詩四首示予墨蹟宛然得見前輩之流風餘韻更革亂離之際人間何物能有而此紙獲存異哉從一父之子携以客清江鎮寄於逆旅主人而他之大徳丁未冬鎮大火延燒數千家主人所靡有子遺獨於烈焰中全此以還畀火後往索而得之疑若有守護者然昔顔魯公字

所在必有雷神公之清節勁氣視顔無愧則有神物司其守也亦宜余之諸大父從公一門兄弟游嘉定甲戌族曾大父與公同試禮部咸淳庚午予又與公之孫同預鄉貢而從父折行輩與余為文字交於謝氏可謂世好矣故與公之片文隻字悽然感憶如見先世遺言云

跋誠齋楊先生易傳草藁

誠齋楊先生易解板本行天下久矣王若周得其草藁有序及泰否二卦凡先生親筆改定之處比初藁為審

獨初名外傳而後去外字余謂當從其初葢易之道廣大悉備無所不包程子被之於人事所謂一天下之動者由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至此極矣朱子直謂可與三古聖人並而為四非過許也楊先生又因程子而發之以精妙之文間有與程不同者亦足以補其不足然皆推行易道之用而經之本旨未必如是人以國語為春秋外傳非正釋經而實相發明今先生於易亦然故名曰外傳宜

吴文正集卷五十五

吳文正集卷五十六

元　吳澄　撰

題跋

題劉愛山詩

至後八日天寒閉扃有客及門啓扃出迎髯翁姓劉世居廬陵愛山其字濟翁其名諸公貴人禮為上賓以其能醫以其能詩醫有還童却老之方詩有去文就質之

章余愛其方而不敢嘗余愛其章而不敢忘誦者琅琅聽者鏘鏘雖窮冬沍陰而春風滿堂昔歐公於詩尊韓柳杜嘗云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韓必不肯道或應之曰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非此類也耶歐遂語塞然則杜為詩家冠冕固亦以如此詩而鳴於盛唐况其集中如黄四娘家花滿蹊如南市津頭有船賣此類非一蓋杜詩兼備衆體而學之者各得其一長翁詩不專學杜而與此體合聲情自然不事雕鐫衆之

所同其籟以人翁之所獨其籟以天

題孝感詩卷後

於乎孝豈易能哉聖門之以孝名者曾子也其門人嘗問夫子可以為孝乎而曾子以參安能為孝答曾子之父亦聖門高弟樂道亞於顏子曾子之事親極其孝矣而孟子僅以為可豈謂曾子之孝為有餘哉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其所當為也是以曾子終身戰兢惟恐或貽父母羞辱逮及啓手足之際然後自喜其可免於此

見孝行之難也晉王祥以至孝之子遇至不慈之繼母每虐使祥俾求所不可致之物隆寒冰凍而欲生魚祥惟命之從將去衣剖氷而偶獲雙鯉以塞其母之虐鄉里甚憐閔之幸其得解以為有天助故推言其孝感至若州守吳侯之賢暨其子少府可初之賢吾所知識一家孝慈和氣藹如胡可援祥奉不慈之母為比圖買魚供親饌而巨鯉出適然而然爾交遊之友附會王祥故事驚異夸美稱其孝行之能動天形諸歌詠累累諛辭

益友固應如是夫澄與州侯父子素厚不敢然也願少府思孝道之難盡愈勉其所當勉而以曾子自期焉

題鄧立中所得贈言後

吾郡鄧清曠以詩名其子立中為臨汝書院諸生已而試吏不相聞廿年餘忽解后于豫章將赴龍泉典史出其所得贈言一通示余其間蓋多隱居肥遯之士余讀之曰異哉夫巧於仕進者其求知也必於有權有勢有位之人今立中不彼之求而此之好觀其所與言類皆

理義之談規誨之語立中既樂聞之又珍重之如護至寶然於是而知立中之識其度越輩流遠矣夫自儒而吏者一措意乎刀筆筐篋之間心術變移與疇昔殆若二人令立中不以儒之言為迂不以儒之行為拘方切切求益而將以之律已治人焉於是而知立中之識其度越輩流遠矣古昔設官治民司其案牘文書者曰府曰史繇周以來未之有改也國朝又於府史之上設官以總之典史則一縣府史之總也百里之内凡民事之

逆復官賦之出入無不掌其所繫亦不輕矣立中之為人如此則龍泉之為邑也其庶幾乎余既喜彼邑之得人不貽彼民懟又喜吾郡之有人不貽吾徒羞又喜詩人之有子足以為清曠翁之光故為題其後

題須溪劉太博贈彭真觀為兩書院復田序後

彭真觀復鄉校久失之田耕之至今士賴以養其功茂矣此知真觀之小者也真觀自耕寸田旦暮不輟苗而秀秀而實觀其自養不為養他人口體而已是豈人之

所得而知哉治己之田將無暇於芸人之田不然何以為真觀

跋唐國芳詩

觀子之貌今人也觀子之詩乃如與數百年前唐人相對如夢偉哉識趣進學力進子詩可仙

跋文信公封事

信國丞相開慶封事比忠簡胡公紹興封事尤懇惻周盡胡初以罪謫卒以壽終惟公不幸值國運之去他日

一節難於忠襄以一身而備二忠之事偉哉王若周以
公手藁示予讀之泫然

跋楊補之四清圖

尚書月湖何公之弟之子竹居君好尚清雅得楊補之
梅蘭竹石手卷一於從公游宦時徧求鑒賞紹興癸丑
錫山尤公等七人題字于左而此庵羅公有書嘉定庚
午吳興沈公等十人題字於左而梅亭李公有跋何羅
李吾鄉三先達二次一十六人同觀皆一時鉅公至今

見其姓字莫不竦慕夫補之墨戲有名不待他人鑒賞而後重竹居君猶拳拳借重於人惟恐不及蓋貴游習氣如此君後以此轉授子婿袁主一兩家寶藏之且百年餘主一又每持以示人意度一如其婦翁所謂冰清玉潤者歟

書何此堂詩後

此堂何先生壯年擢甲科而有學有文一時莫不竦慕尚記戊辰歲私塾課試先生選余一論為第一所以奬

借期待者甚厚惜居遠鄙弗克朝夕左右請益先生亦復去家而之官初任永教再命江東運司之屬而卒子始三歲扶櫬及家而時事異家亦毀焉於是平生著述漫無一存子伯大既長惻然痛父書之不可見此片紙乃永教時勸進永士之詩得之如獲拱璧然噫此孝子之至情也伯大質美行粹而力於學必將卓然有立以光其先余也願與伯大共勉之以不負先生疇昔獎借期待之意云

題百魚朝一鯉圖

此圖侍郎李公得之於成都故以八印印其左一大服百小公乃病其未化何也夫大猶未離其類化則出乎類矣茍至於化能大能小能有能無尚何以一服百之足言

題侍郎李公畫像

生世何用早我已後此公然朝夕升其堂如見其容焉固不待拜遺像而後致予之恭也

題柳山長墓誌後

通守之子能業進士與丞相游如兄弟然時既革而家自如志不挫身不辱壽且考終有子克紹其可謂吉德之人歟前年識其子元善今得丞相之弟所作誌銘為識其末

題陶庵邵庵記後

往年嘗於吾廬之側治一室寘文成張司徒靖節陶徵士希夷陳先生康節邵先生畫像其中晨夕瞻敬後以

冠擾弗靖遷徙不常而廢吾友國子助教虞伯生取靖節康節二賢之氏名其庵與予意豈異也夫二賢所志所學有未易窺測者於其言語文字之遺時或暫見彷彿焉至今尚論其人不過見所能見而已身之所寓心之所會要不可一槩齊而其所以同者一也子欲合陶邵而為一蓋有世内無涯之悲而亦有世外無邉之樂悲與非有為而悲也樂與非有意而樂也一皆出乎其天予又欲并悲樂而兩忘之陶庵亦可無也夜根其静

畫握其動首擘而尾應風起而水涌有能從吾惜生控浮游以上征者乎

紹陵賜楊文仲詩後跋

咸淳間將作監楊公文仲兩侍經幄所得賜詩如右不十年而歷改一元肇始太原壹正八字皆詩中語幾若讖語異哉喪亂流離中公之子焱翁罔敢失墜戊辰已巳至今踰四十年奎畫如新公之孫紹祖出以見示嗚呼宋三百年禮儒臣尚經訓前代莫及雖季世家法猶

末替天命之與人文固藐然不相關歟

題進賢縣學增租碑引

士大夫治官如治家則何事不可辦官府學校之間大率視如傳舍苟且以俟代去孰有視如家事者哉進賢學産隱没虧折前後學官安視而不經意教諭萬君始搜括究竟悉革其弊學計頓增然萬君能復其舊而已非有所增也什一中正之賦通古今可行至今官之取於民者不過此惟豪民私占田取其什之五以上甚矣

其不仁也而近世公田因之亦十五以上耕者不堪逃亡荒廢者過半於是官抑配於富户以取贏焉學產與公田一也其賦雖不能如什一之輕幸未至如豪民之取而姦民或增租入以餌職掌之人而求奪佃予提舉儒學時凡若是者必沮遏夫萬君有功於進賢之學而予慮規利者不知大體緣是以增租為能則是厲民以自養也其可乎故題其碑之陰一以示勸一以示戒云

萬君有理財之長視官如家為洪郡學録值洪學弊極

予欲移其施於一邑者試之於一郡而同列不悅之遂不果

題彭學正圖書講義後

彭方升早擢科第晚為學官咸池浴日之初在京師版授太常博士居之數月棄官而歸來臨川示予太極圖通書講義一編善為文辭以發明朱子註義敷暢條達亦多有警於學者語焉而詳既有之矣擇焉而精更加之意焉他日所得又不止如余所覩

題吳德昭世家譜

世家譜何為而作也使為人子孫者知所本始也吳自太伯居句吳為一初開國之祖季子邑延陵為百世受氏之宗源同流分曼衍乎天下番易宗人以畨君譜示予觀之油然有尊祖敬宗之心吾夫子稱太伯之至德太史公稱季子之仁心慕義俱以其讓也讓者禮之端予願與德昭共勗以無忝於先德

題戰國策校本

戰國策字多脫誤予嘗欲合諸家本校之而未及後見鮑本喜之然其篇題註義頗有乖謬廬陵羅以通悉心考訂定其篇章補其脫正其誤釋其大意譜諸國之年冠其首凡鮑氏之失十去八九讀此書者得此庶乎可為善本矣以通於經亦有見非止精專此書而已

題貢仲章文藁後

理到氣昌意精辭達如星燦雲爛如風行水流文之上也初不待倔強其言寋濇其句怪僻其字隱晦其義而

後工且奇噫茲事微矣名於宋者五而已亦惟難哉仲章江南之英與吾善之伯長俱掌撰述於朝各能以文自見蔚乎其交蔭炳乎其爭輝予有望焉予来京仲章將有上京之役示予新作數十溫然粹然得典雅之體視求工好奇而卒不工不奇者相去萬萬也讀之竟喜之深書此而歸其裦夫上有所規下有所逮正有所本旁有所參韓柳氏自陳其所得甚悉暇日善之伯長切磋究之又必有以起予也

跋李氏家集

番易李周卿甞聞詩法於南康三馮又甞見莆田劉潛夫故其詩多可傳其從孫南甫裒聚得數十篇而以周卿之兄之父之大父之曾大父凡生平吟詠可追録者冠其顛其從祖祖父及其二從祖兄所作亦附載四世八人詩百餘首標曰李氏家集汲汲然欲存先世之美惟恐或泯没廢墜也予於是而歎南甫之孝愛遠矣哉周卿諱敏膚其曾大父曰新諱楙大父信夫諱孚先父

君誠諱嘉績兄宋卿諱敏求南甫名元宋卿嫡孫也至
大巳酉予貳國子監南甫之弟亨充國子伴讀出其家
集視予李氏累累以儒科顯宋咸淳間有提舉江南西
路常平茶鹽事諱雷奮威德君子也予嘗辱知焉八人
之中其一恩補初階官其六俱由進士貢特奏名者一
正奏名者一至于今遺教未替亨也不遠數千里宦學
京師他日歸兄弟自相儆厲尚知所以光其先世又有
當求諸内而無事乎外者謹勿怠

題蘇德常誠齋

廬陵楊文節公學行文章為一代儒宗號誠齋先生孝廟親灑誠齋二大字以賜其註易也與伊川程子並行世稱蘇楊詩法其古文儷語與丞相周文忠公相頡頏二家各成巨袠曰廬陵二文文集晦庵朱子於人多所譏評少所推許而於文節公揚其美贊其詩章書翰倡和往來敬禮而凡事之尊之可謂至矣惟獨不滿其名齋之義南北相去不知其幾千里也後百餘年元氏蘇

德常又復以誠名齋而采亭楊君為書其扁夫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而號則同矣德常能儒能吏主縣簿判録事司居官廉能未六十而勇退則亦有可稱者焉夫朱子不以文節之號為可而予不以德常之號為不可豈與朱子異見哉朱子之意以為誠者天道非聖人不能當是則固然然誠者實之謂也全體之實誠也一行之實一言之實亦誠也不誠無物葢無一物而非誠猶水之在地中葢無一處而無水必曰大海而後為水可

乎况人之取一字以名齋者非必以已之有餘而爲此夸示也大率以已之不足而致其勉慕焉耳誠者聖之事人人可以希聖勉慕乎此以名其齋亦何不可之有

題常道士易學圖

眉山則堂家公如箕子歸周而不仕周其外孫臨邛常君不肯為農為賈為胥為吏以賤辱其身而寄跡于老氏清静之教公遂為言老氏所以同於吾聖人之易者而并及陳邵周子之學所望於其外孫者不其遠乎常

君籍記外祖之訓罔敢墜遺述一圖以廣羲文八卦之
說可謂不羞其先世不忝其外氏者矣邵子曰老子得
易之體又曰孟子得易之用進退存亡不失其正家公
有焉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常君有焉祖孫之所得於易
者如是邵周授受之次則頗與予所聞異予所據者邵
子文所記陳授穆穆授李李授穆親授於陳而非轉受
於种也种亦得陳學之一支傳於南方劉牧承其緒或
以周子與牧同出此一支者非也周子之學乃其自得

而無所師授至謂穆傳之周尤非也朱子發進易傳表蓋踵訛而失其實何也周在南穆在北足跡不相及也何繇相授受哉雖然不足深辯也予願常君忘言而用易忘象以體易言可忘也象可忘也之瑣瑣者又奚足云

題朱巨觀道宮薄媚曲後

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惟子瞻賛太白真介甫賛子美像能得其似蓋藴學李王學杜知其詩是以知其人

也金儒朱瀾巨觀劾黎園十曲贊杜有為予言朱之為人及出處者予讀之悲其志云

題羊舌氏家傳後

禮不忘其本君子謂之仁何也以其心之厚也凡物知母而不知父衆民知父而不知祖人之本乎祖也非心之厚者其孰能推本而不忘羊舌受氏垂二千年武義將軍繇東平徙固安恐墜其氏諄諄然命其孫孫禧承大父志南走山陽訪求宗人旁考譜牒以明所本既不

獲則姑述所知託諸能者著家傳以傳信用心不亦厚乎禧字吉甫號本訥翁夫貌木言訥質之近仁者也即此一事近仁可知矣又奚待稽其貌與言也哉司業尚文蔚亟稱其賢故予為識傳左

跋趙運使録中州詩

唐人詩無一句一字不切題者宋詩蓋不能然夫詩或言志或寫情或感時或即事固各有當而詠物尤難於精工運使趙侯以近世中州集録出七言八句三十七

篇畀王子寧俾初學不至失於支離由此可入唐詩門户矣

題陳德仁通書解

聖門諸弟子聰明卓識者顔子為最子貢亞之然以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為不可聞何也聖人教人隨其資質所可到未嘗躐等陵節而語此其所以不可聞也晚年贊易始發性與天道之秘率皆當時弟子之所未得聞者濂溪周子至於千載之下不由師授黙契道妙本夫

子贊易之旨作太極圖通書蓋幾於生知而可比聖門顏子矣新安朱子訓解周子之書亦旣該備里中陳德仁篤志於學道經釋典俱頗蒐獵又取通書敷暢其言俾讀者易曉良可嘉已予嘉其志之不凡而期其識之詣極也故書此以勉焉

題蔡人傑詩後

人未易知也蔡人傑清俊好修余喜其標格而未知其詩今始見之五言若古體若近體七言若八句若絶句

殆無一不中度恃才任氣狂呼亂嗷者豈知其字字句句不苟哉蓋自后山簡齋二陳法中來而無摹擬蹈襲之迹學詩而若是庶乎其可矣彼皓首苦吟或不能通其解余言非過知詩者試觀之

題宏齋包公巽齋歐陽公遺墨後

玉谿翁嘗登盱江宏齋先生廬陵巽齋先生之門予於二先生皆聞其風而不及識今見翁所藏六詩一書如見其人焉得包之卓偉則於道可以進取得歐陽之醇

厚則於非道有所不為觀者因是踴躍奮迅以睎前修可也豈可但珍其遺墨而已哉

吳文正集卷五十六

吳文正集卷五十七

元 吳澄 撰

題跋

題致堂胡公奏藁後

致堂胡公此書忠亶敢言似賈傅至今讀之流涕清江曾忠節公娶胡公孫女封新平郡夫人藏此書藁藁有塗抹改竄字易世後弗能有曾之曾孫以授長樂張圻

得其判而闕其前其前幅予及見之於豫章蔣鈞之家二家各寳其所寳嗚呼安得好事者合而一之乎此書建炎已酉歲上第三已酉歲人觀于第四已酉歲之前二年人謂臨川吴澄也

題長豐鎮廟學誌後

以廟貌祀先聖先師禮歟前世未之聞也民間立廟設像如郡縣禮歟近世未之聞也古莫長豐鎮張儀父知綱常所繫歸功于聖人廟焉像焉以示報本郡守縣令

嘉其心春秋仲月上丁日分僚屬詣其廟行釋奠禮繇是一方之民知所勸俗為之移其於世教不無助也是以談者尚之嗚呼古者飲食必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每歲八蜡雖百物之微無不報仁之至義之盡也有家者祭戸竈門行中霤有國者祭社稷及境內山川有天下者祭百神至尊至重者皇天后土也夫孰非報本也哉然而各有分限何也曰禮然夫子之功如天地豈直四方百物一飲一食之所可比王仲淹有云

太極合德神道並行吾於夫子受罔極之恩然則人人當知所報也而報之有其道張氏之心誠厚矣而郡守縣令之嘉之也亦宜雖然予之所期進乎是因報本之心而求其所謂道者考文以益其質循名以得其實於事之已然理之當然洞究而無違知道之在是而報本之心將日加厚焉而不能自已其真見卓識有協于理蓋不待於予言也

題晉周平西改勵圖

剛惡之害人類蛟虎柔惡之毒人類蛇虺改過遷善之勇唯剛者能之周處少年之惡剛惡也是以一悔悟間為善如此其力千載之下覩其圖尚慨想其風烈人亦何憚而不為善哉世之柔惡者藏戈矛於談笑中而終身不知悔悟又周處之罪人也

李宗明詩跋

予在鄉與豐城諸詩人游憲使陳公遠矣若揭養直若趙用信若蔡徽胡璉揭傒斯鐵中之錚錚者來京師又

見李宗明詩胡蔡趙揭伯仲間也豈非猶有龍泉太阿之餘靈鍾而為人發而為詩與何其詩之超超如此哉宗明今為叅政公客晨夕見聞必有出于詩之外予將問焉

馮竇二子善事叙後跋

北平馮竇二家之子償金辭金其事與童蒙訓所載包孝肅公尹京時事正同二家非有所稽而慕倣于所行偶與之合盖良心之天自然而然時異而心則一也然包

公之民有此善行不知其姓名為誰馮氏竇氏因僉憲潘澤民上其事于臺故至于今有知之者翰林張仲勉與之同鄉知之尤悉往往喜為人道而吾祭酒先生劉熙載又為敘述以傳于世三君子之用意厚矣夫彼之一善何暇計名為之哉而君子能俾其事不至泯没流布廣遠萬一貪鄙有聞緣此愧悟寧不可以興廉讓之風乎是則豈惟二氏子之善抑亦三君子之功也

跋盧陵公書後

廬陵公魁多士歷二十年位不至通顯盖其時非媚柄臣者不可以得志也國將危亡猶為江西安撫招集烏合之衆入衛不見容于内又以江廣宣撫出未及行而國事去矣大兵臨逼邀宰相詣軍前陳相遁吴相泣不知所措衆推公為右相往軍前祈請至則拘留夜逸趨閩間關險阻卒以就俘求死不獲在拘囚中乃有鄉人為求誌墓者此其答書也嗚呼悕矣

題陸傅甫墓誌後

文安先生兄弟六人其伯兄從政君之孫傅甫粹行遠識不殞家聲號燕居之室曰頤庵葬時江西運管黄侯為撰誌銘事覈辭達足章厥美後復改葬季子士橋自記碑陰痛惻懇至允克孝慕於是知陸之世有人也士橋字景蔫介特寡合博記工文

題河南世系後

大程先生仕金陵宋淳熙間祀于學既而有專祠既而有書院猶以為未也乃立五世世孫奉祠事㫬朞而殞又

以名幼學者承五世孫後先生為往聖繼絕學而諸君子為先生繼絕世亦云厚矣嗚呼曾是足以報罔極之恩哉二百年來家藏程子之書又誦程子之言口說沸溢或謂洛學盛行嗚呼果有一人能明斯道者乎然則世之已絕而復續也若可幸道之已續而又絕也寧不重可嘆矣夫

題澶淵孟氏族譜後

昔周公大聖著大勲勞于天下元子侯於魯歷八世十

四君至桓公桓公之庶長子爲御傳家曰仲孫氏一曰孟孫其別曰孟戰國時有亞聖大賢居鄒漢唐代生聞人皆以儒學文藝顯聖賢之流澤遠矣哉臨川之孟其先自澶淵伏道村徙開封長垣縣開封之初祖端拱間明經及第卒贈太子中舍一傳而贊善再傳而侍禁三傳而特進公南渡四傳而中太公始居臨川臨川之系且八九世矣自端拱訖德祐垂三百年仕宦不絶與宋相始終而族親雍睦家庭禮法藹然聖賢遺風臨川故家

文獻之盛未有出孟氏右者中太公之六世孫濬川寄示其父登仕君所叙族譜予三復焉噫古者公侯伯子男有國國統于君御大夫有家家統于宗後世無建國之封無立家之任宗法廢而族無統是以族之蕃衍者往往散漫不可考今孟氏子孫雖當更運之後猶能自振拔以不隕墜修其譜牒明其世次繩繩不紊以有俟于方來用意遠矣其可謂無忝于聖賢之後者夫

題咸淳戊辰御賜進士詩後

咸淳辛未歲予與朱光甫先生同試省闈試畢同途而歸今四十三年矣其子希一以戊辰特奏名時所得御賜詩墨刻示予觀之泫然

題文公贈朱光父二大字後

朱光父先生工律賦為舉子師尤精於校文少年貢于鄉五舉推恩得官又兩與轉運司貢咸淳壬申主吉州太和學事縣學春試時文公天祥張公槐應皆家居春試取中第一名賦出自文氏第二名賦出自張氏人莫

不驚駭曰暗中摸索而得二揄魁之文異哉其年秋試文氏子弟賓客投賦卷六十考校畢無一中選文公閱卷見先生拔抹大敬服謂遺黜落宜當遂書古香二大字寄贈云先生名桂發古香者其書室之扁也官至江州德化丞子希一醇儒不墜其家學

題朱望詩後

父黨朱贊府之孫友人朱希一之子曰望年未三十而能詩不陳不腐美矣哉吁望前來吾語汝陳腐詩之病

强學俊逸語亦詩之病望也審諸

跋梅亭李侍郎二絶句

記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宗子法廢而族人無所統收族之道難矣哉故吏部侍郎梅亭李公為崇仁達官其族伯父巨川少嘗從公之王父藏修翁學長而出贅樂安石陂之鄒同宗幾不相聞公自成都運使奉祠家居而巨川之子春卿來謁公頗憶幼侍王父時知有巨川名字春卿出巨川手抄藏修翁與其

凡縣尉外舅周府君倡和詩一編公覽之愴然欵留繾綣其去也賦二絶句贈别春卿自叙于左方珍襲以貽子孫公不以貴而遺其族春卿不以遠而忘其宗盖兩得之公之從子濤孫畬鐵暨曽孫積玄孫元昇各有和篇而春卿之孫善述曽孫文從文應文定玄孫仁壽溥守護遺墨唯謹中更亂離屢失復得前旣鐫諸石矣今又并刻所和之詩厚之至也亦以見李氏子孫之多賢也夫

題先月老人自誌碑陰

達士之自爲誌者有之而諶君道夫之爲是也似太譎計然予覿世人誌墓或太豐而涉虛或太損而失實孰能如自叙者之覈乎君胷次明瑩無留滯故其形于文辭者亦然懇懇焉恐子孫以多財益過冣之以力學冣之以好賢冣之以孝友其貽謀訓遠矣君之子孫宜何如哉

題安湖書院始末後

漢循吏化潢池弄兵之赤子賣刀劒買牛犢史傳以為美談吾樂安何侯初登進士科尉廬陵已著吏能署臨江録曹仕彌進學彌優反宰其國建安湖書院于邑之衣錦鄉敦以詩禮能化一鄉素不可化之民訖今不復弄兵雖漢之循吏何以尚茲於乎士君子有志斯世大而宰天下小而宰一邑皆可以行志顧其人何如耳斯髙用而盜賊遍山東林甫國忠用而盜賊遍河北卒以亡秦而亂唐一郡縣之小用得其人則如此以天下之大

用不得其人則如彼人才之有關于斯世豈小哉天下不難治也安得如侯者千古布澤郡縣哉侯諱時字了翁後輩尊稱為見山先生采季侯之同年進士安撫江南西郡侯主管嚴宜文字朝令提舉江南西常平茶鹽事不及上未幾銜石填海之志不遂匿姓名曰堅白道人市藥民間數年後還家以壽終

題讀書說後

人之異于物者以其心能全天所與我之理也所貴乎

讀書者欲其因古聖賢之言以明此理存此心也此心之不存此理之不明而口聖賢之言其與街談巷議塗歌里謡等之為無益與已了不相干宜其愈讀之而愈不知味也故善讀者如啖蔗不善讀者如嚼蠟讀書者當知書之所以為書知之必好好之必樂既樂則書在我茍至此雖不讀可也

跋竹居詩卷

尚書月湖何公盛德尊爵為吾鄉之望人其從子仲躬

父清致雅懷為其家之賢胄所居多竹因號竹居當時名士竹溪李君為之賦詩竹林陳運使野航謝常卿又嗣為之賦尚書公集中有詩亦所以狀竹居也李鼎二侍郎皆屬和尚書公之韻諸賢辭翰前後輝炳百有餘年矣竹居君之曽孫潤襲藏之以至于今時運遷革而故家之流風猶存見者固為之驚喜又以嘉竹居君之有後云

題實堂記後

曩歲聞人稱江西行省省掾王暄君寶之美不知其為何官也延祐三年冬盱江饒拤士悅來言其邑宰之廉問為誰曰王君寶也于是始信曩歲所聞之不虛士悅曰君寶處新城五年矣終始如一日予于是益嘉嘆焉近年廉恥道喪仕者往往為利而仕殆如市門之倡穿窬之盜失其身犯法所禁為人之所不為苟可以得利不顧也故不能自守者十之九間有不取者偽也偽于初任者至再任而變偽于一二年者至三四年而變君寶

省掾時如此邑宰時又如此初年如此五年時亦如此則其廉之實非偽也審矣君實惠于民能于事多可稱而予獨深喜其廉廉為本也苟無其本雖有他善不足稱也已君實以實名其堂有為之記為之說者予聞士悅之言因著其廉之實而附書于左方

題李伯時九歌圖後并歌詩一篇

九歌者何楚巫之歌也巫以歌舞事神手舞而口歌之九歌之目天神五人鬼二地示一俱非楚國所當祀而

況民間爭物魅一又非人類所與接也然則楚巫事之而有歌何耶古荆蠻之地中國政化之所不及先王禮教之所不行其俗好鬼而多淫祀所由來遠矣三閭大夫不獲乎上去國而南覩淫祀之非禮聆巫歌之不辭憤悶中托以抒情擬作九篇既有以易其荒淫媟嫚之言又借以寄吾忠愛繾綣之意後世文人之擬琴操擬樂府肇於此琴操樂府古有其名亦有其辭而其辭鄙淺初盖出于賤工野人之口君子不道也韓退之作十琴

採李太白諸人作樂府諸篇皆承襲舊名撰造新語猶
屈原之九歌也太一天神也按天官書中宮有太一星非
此之謂禮記云禮本于太一莊子云王之以太一太一
者天地之始也主宰之帝故曰上皇祠在楚東故曰東
皇猶秦祠白帝于西畤也司命亦天神也周禮所祀有
司中司命註以為星非也司命者萬物之母也有大有
少在周禮一為司中一為司命中者民受中以生之中
命者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之命也東君日神也禮云春

朝朝日又云王宫祭日祀于東方故曰東君雲中非雲神也周禮祀風師雨師而不言祀雲雲師雨之屬也固宜有祀或謂楚有雲夢二澤雲澤謂之雲中夢澤謂之夢中雲中君雲澤之神也考之歌辭曰日月齊光曰龍駕帝服曰猋遠舉曰横四海乃天雲非雲澤也湘君湘夫人之稱黄陵廟碑楚辭辯證備矣太一尊神歌辭獨簡質而莊重擇日辰盛服飾潔器物備音樂以致其尊奉臣之修其忠善以事君猶是也司命雲日言神既

來而遂去以況君始親已而後疏之于皇英欲一見而
不可得以況已欲見君納忠而卒不荅也河伯與巫既
别而波迎魚媵近于古者三有禮焉之遺風而楚之于
原不如是故集註有云原豈至是而始嘆君恩之薄乎
八篇並以神況君山鬼物魅耳不可以況君也故原特
變上八篇之例不作巫語而作鬼語言鬼欲親人而不
親之以況已欲親君而君不親已也夫此歌假設之辭
與戲劇何異而唯恐引喻失當有乖尊卑之禮敬之至

也九歌之後有二篇國殤者為國死難之殤禮魂者以禮善終之䰟年十九以下死曰殤不終其天年而死亦曰殤春蘭秋菊終古無絶四時祖考之甞祭也前之九歌原托以伸已意後之二章無所記意且為巫者禮之辭而已盖與前九篇不同時後人從其類而附焉此畫李伯時所作伯時畫妙一世而或傳此畫若有神助然盖其尤得意者予在洪都郡守毛侯出示予既為作解題而復隱括九篇歌辭成詩一篇與歌之意雖微不同

而明原之心其趣一也嗚呼千載而下能有契于原之心者尚有味于予之言哉

李家畫手入神品楚賢流風清凜凜誰遣巫陽叫帝閽為招江上歸來䰟音紛紛音紛紛杜高辰遠聰不聞扶桑初曒海横雲二妃淚灑重華墳司命播物泥在鈞洪纖厚薄無齊勻公無渡公無渡衝風起蛟鼉怒夜猿啾啾天欲雨天欲雨迷歸路歲晏山中采蘭杜靈修𩔗顧復去莫怨瑶臺神女妬坎坎鼓進芳醑恥作蠻巫小腰

舞千年往事今如新摩挲舊畫空愴神騰身輕舉一回首楚天萬里江湖春

題楊氏忠雅堂記後

人之所志有雅有俗志之雅俗不同亦猶雅言之于方言雅樂之于燕樂也貴游所事非聲色之娛則奇珍之玩而漢河間獻王獨好書史稱其大雅不羣有以也楊氏華故家前代嘗掌書監近年二政府位中朝職外服者累累有亦顯且盛矣家不聚貨寶以愚子孫惟儲書

及名畫墨蹟今郎中士允曩從其父唐州使君宦四方又購書二萬卷並其先世所藏作堂以貯扁曰志雅其亦有慕于古之大雅不羣者歟予聞異端者流之訾吾儒也曰儒家器械備具竟不一用吾持寸鐵即能殺敵盖譏儒之博而寡要云爾博而寡要猶譏儲而弗用其識又當何如且夫大雅君子之儲書以遺後固將有所用也請言書之為用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一事不能恥也洞觀時變不可無諸史廣求名理不可無諸子

游戲詞林不可無諸集旁通多知亦不可無諸雜記錄也而其要唯在聖人之經聖人之經非如史子文集稗記襍錄之供涉獵而已必飲而醉其醇食而飽其胾我與經一經與我一使身無過行心無妄思其出可以經世使心如神明身非血肉其究可以不世是則書之有功于人人之有資于書而儲之者所以有期于將來也不然一一埀牙籤新若手未觸李鄴侯之初意豈如是哉楊氏子孫其勉諸堂有記

題鶴山魏公所撰二李墓誌後

宋東都二百年間崇仁未有顯者南渡後四吴始以有學有文顯然居士布衣不仕國録免解法身吏部特恩補官唯司封縣進士選僉書羅公尚書何公侍郎李公進士成名者也侍郎之考次琮父王考仲實父所學與三吴伯仲為鄉里後進師宜顯不顯臨卭魏公為之誌墓嘆其不逢嗚呼當時取士拘進士一塗而崇仁一邑若吴若李數人皆于是科不利進士果足以得人乎哉

魏公所撰二誌銘高古柳韓近代之文鮮有其比亦李氏一寳也侍郎之曽孫稹出示魏公真蹟因識其左云

跋黄華講義後

黄華文炳别去不翅十餘年今覩其史評講義等作辭達理長俱有可采華之先君子清節恵政天所必佑其多聞子也宜哉

題約說後缺

吴文正集卷五十七